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



「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」，不同时代的文章，有不同的时代特征。本文集选录甬上两百余位作家的两百五十余篇散文作品，集细流而成大河，为我们全面展现四明新景物、新人物、新气象……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

上卷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/李浙杭主编.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80743-047-8

I. 宁... II. 李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9697 号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

- 主 编 李浙杭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卓挺亚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832 千
印 张 62.5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743-047-8/I·6
定 价 90.00 元(全三册)

序

散文是行文比较自由的一种文体，很难给它划定一个绝对的界限，就其应用范围来说，可以叙事、状物，也可以论理、抒情。就其涉及方面来说，用它来述历史记人事，就称之为史传散文；用它来阐发哲理，就叫它为哲理散文；用它来导游记胜，描山绘水，就叫它为游记散文；用它来倾吐心曲，抒发情思就称之为抒情散文。以其文字量来说，可长可短，短的数十字便可成文，长的数千言也不嫌其长。不论长和短，散文最有吸引力的，恐怕还在于作家能用美的语言，表达美的思想感情。优美的散文大都含有耐人寻味的哲理，有人说散文是智者之文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我书桌上放着《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》书稿，内容丰富、风格多样，反映了宁波当代作家的感受、情思和智慧。《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》中有相当数量的文字是写宁波的，是一部有宁波特色的散文，从而使我联想到三位古人写宁波（四明）的三篇著名散文，这里顺便将先后相隔千余年的三篇散文的因果关系说一说。

一是晋朝陆云的《答车茂安书》。陆云作《答车茂安书》的缘由是车茂安的外甥石季甫被任命为鄞县县令，当时中原人不知道鄞县（宁波古名），以为是蛮荒之地，贫困异常，灾难不断，到鄞县当县令等于走上绝路，因此石季甫一家人惊恐万状，抱头痛哭。石的舅舅车茂安知道陆云学识渊博，便向他探询鄞县实况，陆云就写了这封信，告诉他鄞县地处东南，西有大湖，北有名山，南有林泽，东临巨海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，是使秦始皇东巡时流连忘返的地方。读了这封信后石家“举家大小豁然忘愁”。《答车茂安书》便成了宁波人爱读的信。

二是在南宋度宗朝当过礼部侍郎的王应麟，他退休后在家著书立说，

想到千年前的陆云《答车茂安书》没有将他家乡四明的美好说清楚,于是便洋洋洒洒地作了著名的散文《四明七观》,观四明之雄峻,观东海之浩瀚,观山川之秀丽,观物产之丰盛,观寺庙之庄严,观人物之卓越,观学术之纯粹……《七观》构思阔博,文采华赡,堪称美文。

三是清朝大学问家全祖望,他世居宁波月湖,感到四百年前王应麟的《四明七观》全方位赞美了四明宝地,却忽略了“唐宋衣冠、人文荟萃”的月湖,于是他又写了典雅华美的《湖语》,详说月湖的历史、月湖的景观、月湖的人物、月湖的甲第、月湖的水利、月湖的物产、月湖的文采风流、月湖的风俗人情,最后说“湖水之静深,足以洗道心;湖水之澄清,足以励清节;湖水之霏微,足以悟天机”。月湖不仅美丽,而且还有清廉的美誉。王应麟和全祖望都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,文采斐然的一代文宗,《四明七观》和《湖语》是笔力相当的文坛双璧。距《湖语》传世约两百五十年后,我们又欣喜地读到描绘四明新景物、新人物、新气象的《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》。高兴之余,插叙了一段四明文坛掌故,该不是赘笔吧!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反映民族精神的现代文化,文脉是相通的。

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(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),不同时代的文章,有不同的时代特征。《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》含有“乡音乡情”、“河山履痕”、“异域风情”、“内心家园”、“坊间论语”、“世间你我”、“斯人难忘”、“浙东人文”、“文史我鉴”九方面内容;选录228位作家,253篇作品,达80余万字,是一部集细流而成大河,缤纷多彩的散文集。选集中佳作甚多,如语淡味醇、引人遐思的《古渡随想》、《普陀听潮记》;如思理深、意蕴厚、深入浅出的《追寻古建筑的灵魂》;如写高尚于平凡,见真诚于细微的《纽襪》、《以母亲的名义》、《煤球阿三》;如绘形于文内,见义于文外,耐人寻味的《粗陶》、《蓝布长衫》、《与灰尘斗争到底》;如意气沉郁,情感深厚的怀人之作《忆念梅志》、《永远的江老师》。如叙事婉曲,伏采潜发的人物写生《戴着枷锁前行》;如以行云流水般文笔,写平平常常的生活细节,却能激发读者心灵回荡,富有人情味的散文《写字台边的黑猫》;如以擅写心理矛盾之笔、记叙大文豪的精神悲剧、令读者唏嘘不已的《黑暗中紧紧偎依》;如记实事、道真

情、浓情淡写、亲切自然、文如其人的《回乡》；如深思博览、写异域见闻、印象清晰、读后有余味，富有知性和历史感的游记《美国心情》……佳作众多，不胜枚举。此外尚有许多色彩斑斓，爱憎分明，时代感强，感染力深的作品，不一一列举，读者读后自有分晓，毋须多说。

历史在不断前进，宁波在不断发展，最近国务院批复宁波城市性质：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，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要把宁波建设成经济繁荣、社会和谐、设施完善、生态良好，具有国际港口和江南水乡特色的现代化城市。这一正在实施中的宏伟蓝图，极大地激励着宁波人，大家都在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，贡献各自的聪明才智。作家更是责无旁贷，去参与，去感受，去反映。同时，在新形势、新情景中探索新的观察点，培养新的情趣，抒发新的情怀。散文是灵敏度很高的语言艺术，经济越繁荣，社会越进步，人们的感情越丰富，思想境界越高，散文用力的广度深度也越大越深。

出作品出人才，出人才出作品，是互为因果的，我们高兴地看到《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》聚集了那么多作者，汇集了那么多作品。在这一群体中，许多人年富力强，其中，也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，还有八九十岁的老年人，不论十八九，或者八九十，都是有才情有文采的人。《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》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宁波散文创作的实力和潜力，它的出版，也可以说是宁波文联和作协的一支队伍建设，深信这支散文队伍定能在散文园地上作更有深度的耕耘，让散文之花开得更鲜艳、更芬芳。

《散文选》的主编邀我作序，诚惶诚恐，推辞再三，盛情难却，我读了送来的全部书稿，颇有感受，就将感受写出来，权且作为序吧！

徐季子

2006年9月25日

目 录

序 / 徐季子

乡音乡情

古渡随想	王 静(003)
街边老屋	卢小东(006)
同年同月生	史奇山(011)
别了,横河街	乐胜龙(014)
望极天涯总见家	包丹虹(017)
茗山水库探幽	冯旗红(019)
半边山	朱华庭(022)
想起一条街	江晓骏(025)
记得有个家园	孙久万(031)
回 乡	李建树(034)
永远的朋友	励爱琴(043)
亲情在哪里	励爱琴(045)
梁祝寻踪	岑燮钧(047)
飞燕何日归	何世鸿(051)
花果园巷	汪卫兴(053)
家乡的饭桶	汪朝良(057)
走过灵桥	沈潇潇(058)
水乡恋情	张 寅(060)

外婆印糕	张良鸿(063)
香樟树的林子	陆明光(065)
鄞家道地	陈云其(067)
寻找奉化	陈旭波(082)
感恩家乡茶	竺济法(086)
泥 涂	金锡逊(089)
兰花情缘	周奖荣(092)
写在沿海大通道上	胡四海(094)
解放东街34号	胡嘉春(097)
故乡三章	秋 兰(100)
上林湖之绿	俞 强(106)
海市灯市	洪昌成(109)
香樟树,藤蔓和梧桐叶	贺 磊(111)
厚水相望	莼 人(113)
古镇沙井	原 杰(122)
菊花赞	顾伟艺(124)
浙沥烟雨梅韵浓	峻 毅(126)
乡村散戏	徐渭明(130)
前童的小桥流水	徐群飞(135)
风景这边独好	徐群飞(138)
寂寞沙塘湾	高鹏程(141)
遥远的半边山	高鹏程(145)
耍牙伍山石宕	浦 子(149)
蜜鲑鱼鲜	聆 耳(153)
看戏记	黄 莹(158)
又闻桂花香	黄梦燕(162)
与蜜蜂共舞	萧 方(164)
银杏树	崔海波(167)

你给村庄打个结	符利群(169)
永远的映山红	彭洪升(177)
碧野花红	斯 迈(179)
临山古井志	谢志强(182)
四明出名兰 幽香溢天下	靳书伦 王浙浦(185)
故乡风情(二题)	楼伟华(189)
鄞州梁山伯庙及其风俗	裘文康 王琯琬(193)
姚城逸事	蔡 康(196)
范宅三章	穆福梁(199)
七间楼	魏明珠(202)

河山履痕

如果那是你的至爱	王 梅(207)
走近岳麓书院	王 毅(211)
鉴湖行	王艾村(214)
西塘水韵	王红元(218)
夜宿大草原	朱步兴(221)
寻觅在精神的家园——延安散记	朱学文(223)
黄山的“陋处”	竹潜民(226)
薄奠太平湖	竹潜民(229)
追寻古建筑的魂灵——徽州民居踏访	李磊明(231)
青藤书屋	邱贝贝(235)
到中山度假	张竹君(237)
普陀听潮记	陈 方(240)
西湖寻春	陈 方(243)
神女峰	周长城(245)
秋 行	郑 勇(24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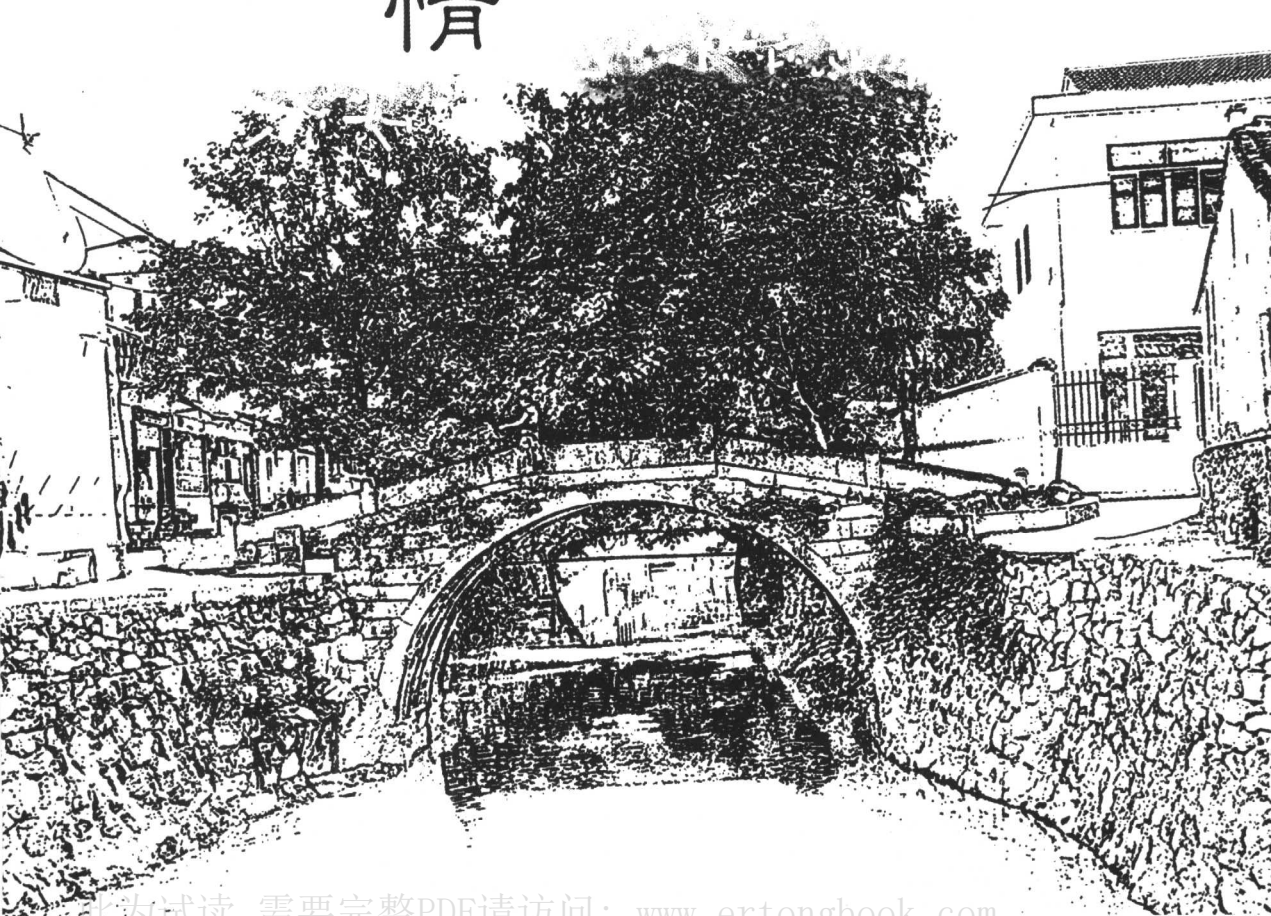
梦入江南烟水中	赵嫣萍(251)
醉倒壶口	浦 子(256)
水曲潭深静不波	黄港洲(260)
走过青海	楼忠盛(263)
石林记	楼剑刚(267)
一路西行	樵 夫(273)

异域风情

美国心情——访美散记	杨东标(285)
站在柏林墙前	杨东标(295)
法兰西印象记	俞忠熙(297)
印度见闻	黄飞虎(303)
迷失在大英博物馆	潘一红(313)
神户一日	戴光中(319)

【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】

乡音乡情



古渡随想

/ 王 静

要不是有公务,谁也不会三时八节去古渡。清晨,傍晚;夏天,冬天;晴天,雨天。可话又说回来,若不这样常去,我能了解姚江两岸这么多的古渡吗?百里姚江在江北境内就有十多个古渡,如今仍存古迹的,抑或没存古迹的。若不是常去,我能了解洪塘的邵家古渡今昔的变化吗?还能听说蓝公渡吗?这是一个早已不留一丁点痕迹,仅流传于口头的渡口啊!

渡是桥,是活动的桥;桥亦是渡,是固定的渡。这是我突然萌生的有关渡与桥的名句,那是我随渡口安全检查小组乘船溯江西行的一年。当那船尾扬起的波涛,层层后退时;当那岸边的草木一掠而过时,我曾遐想古渡昔日的繁忙与辉煌;我曾感慨过渡由桥的兴起而衰落,这多么像河埠头的消失。河埠头也是因为有了自来水而失去魅力的。

有了桥,很多的渡口不再忙碌。几百年来,洪塘的邵家古渡至今仍忙碌着,这是附近没有桥的缘故。然而,走近渡口,我发现渡不仅仅只限于桥的作用。我看过一篇小说,什么题目记不清了,故事梗概是一对夫妻到乡政府办理离婚手续,要过一条河,但没有渡船。所幸的是水不深,人们可以蹚水过河。去时,女的要男人背她过河,男不肯。女的说:“我们还没离婚,我仍是你老婆,老公背老婆天经地义。”男的想想也是,就背她过了河。可等到离婚签字时,男的提醒女的,离了婚,“回去我不背你了”。女的一听了,慌了。因为没有渡,绕着回家,有很多很多的路。女的想了想,说了声“不离”……我总觉得小说中的过河、渡船、男背女这些细节好像取材于我常去的那些渡口,比如,邵家渡、蓝公渡。其实,渡口的两岸一般都有庵堂庙宇的,有关小

船、渡公、渡客的故事就更多。

邵家渡的对岸有流传几百年的梁祝故事,这是一个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浪漫的爱情故事。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和“牛郎织女”、“孟姜女”、“白蛇传”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。“若要夫妻同到老,梁山伯庙到一到。”多少年来,这个渡口不知迎送了多少来来往往被这一段情缘陶醉的渡客。

传说洪塘的境内还有个蓝公渡。蓝公渡是不是邵家渡?这是个有人问无人回答的问题,可能它将成为永久的疑问。因为蓝公渡现已没有任何痕迹了。没有文字记载,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古渡何谓“蓝公渡”,虽然一直有人猜测它是以某个渡公的名字命名的。蓝公一定是位宽容、慈祥的男人,说不定他一生以渡为家,说不定他有着舍己救人的义举。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,每当走近古渡,那山峦、田野、村落、渡口,披着蓑笠、清癯的渡公,次第涌现在我的眼前。

有人说,蓝公没有女人,也有人说,蓝公有很多女人。乡邻们都叫他为蓝公,尤其是村姑们的喊叫声,更入耳入心。据说,村里有个酒糊涂,喝得酩酊大醉后,经常调戏好酒的蓝公。有个夜晚,风声很紧,雨大如注,酒糊涂学着村姑的样,踉跄着走向渡口,边走边喊“蓝……公……”偏偏是蓝公多喝了两盅,也是醉意朦胧。将蓝公听成“老公”,脱口答应:“哎,老婆来啦。”酒糊涂听了,哈哈大笑,“蓝公,想老婆了吗?我替你背一个来,怎么样?”被酒糊涂一笑一说,蓝公似乎更醉了。他一把抓住酒糊涂的前胸,吼叫:“你去给自己背一个吧!我啊,村里的女人哪个不是我的老婆……大家不是都叫我老公吗?”翌日,酒糊涂传播了蓝公的话,可谁也不信蓝公会这么说。

当羁旅异乡的游子重返梦牵魂萦的家园,故乡炊烟、灯火在望时,涛涛东流的江水却隔断回家的路……突然,那橹桨颇有节奏的“欸乃”声由远而近,划破天光云影,惊碎月色繁星,此刻游子再一次醉入浓浓的乡情之中。有了蓝公,游子也就踏上了归家的路。蓝公,永远是游子最盼也是最先见到的亲人。

过去,古村野渡多属村里亲族慈善性质的“义渡”。同乡人过渡不要钱,外地人给多少随客气;白天过渡不要钱,夜间渡江给一点。那么维持渡口所

需的费用从何而来?答案是:费用一般由乡绅所捐,有的开明乡绅连渡公住的房及日常开销都会捐赠。邵家渡靠近裘市村,清朝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裘氏家族就有人捐田24亩、房屋2间、渡船2艘。渡船在咸丰十年(1860年)被匪徒毁废,裘氏族人再捐渡船一艘,并捐渡公口粮2400斤……

常去邵家古渡,也常听有人在问:不知这儿可会造桥?其实,看到我们的大地突飞猛进的变化,又何愁造不造桥呢。不久的将来,固定的渡必然会替代所有活动的桥。到那时,人们也只能在书中寻觅渡的踪迹,只能像现在我们想象恐龙那样,来想象书中的古渡了。不过再精彩的文字描写,仍很难让人产生“人生如渡,世事如渡”的感慨。

街边老屋

/ 卢小东

我最初对雨声的印象,可能就来自这间老楼屋。老屋临街,位于小镇中心,在雨季,小镇的夜色来得特别快,往往晚饭吃到一半,就要点起煤油灯了。此时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,蹒跚的乌云布满了小镇天空,滞留在路上的行人仓惶奔跑,顷刻间,雨无边无际地落下来,整个小镇被雨帘笼罩,被雨水冲刷,似乎已被遗弃。我睡在老屋,听到连绵的雨滴一阵阵在我家瓦片上溅落,它像是一首老掉牙的催眠曲,给屋舍平添了几许寂寞和神秘。雨声的弦外之音仿佛也在反复地提醒人们:外面是潮湿和寒冷的,只有家如此安全。我想象着此时尚未返家的人,在雨中穿梭时的凄凉和惊心。

老楼屋起码有一百多年历史了,也许还要更久,阳光照不到的墙面长着青苔,隐约可见雨水渗透的痕迹。房子的后半间朝街,原是裁缝店,一切还保留着店铺的格局;前半间朝南,与隔壁人家(房子是我家向他租的)共用一个小小的院子,房内地板的红漆早已褪尽,老式的雕花窗户像是一个木讷的老人,只有当安静地观看它的时候,才可依稀感觉到它当年的精致。窗户是一只眼睛,只有它才看到过发生在这老屋里的所有故事。我当然无法知道谁是老屋最初的主人,谁是后来的住户,以及屋里家具摆设的样子,倒是听我妈提起过此屋的前一任主人。

搬进老屋之前,妈在房内点燃了一只煤油炉,把一锅醋烧沸,直至醋全部蒸发掉,一屋子的白雾。妈说,这是消毒。为什么要消毒呢?因为有个患肺癌的女人(即前任房主),就在这间屋子里死去。她临死前,疼痛不堪,当时当赤脚医生的妈妈曾多次来为她注射止痛针。

我站在房子中央,对此事感到非常吃惊。闻着久久不散的米醋味,我想象着这个瘦削而苍白的女人,头发零乱,躺在房中央艰难地喘息着。

住在街边,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,这是一条弯曲而狭小的街,有六七家店铺和几家小摊,地上铺着石板。早上街里人最多,去地头劳动的社员扛着农具,赶着牛,几乎塞满了整条街,如果这时从窗子看下去,就像是在检阅一支刚被整编的队伍。尔后,街上安静下来,太阳淡淡地照着,几个闲汉立在供销社门口,若有所思。行人三三两两,饮食商店的油条早就卖光了。

傍晚收工,街上出现第二次喧哗,如果是在农忙季节,街上的热闹要持续到天完全黑下来。平时,商店老早打烊,街上的人则变戏法似的一个一个消失了。晚上八时半,鄞县人民广播站播音结束,小镇已笼罩在欲睡的气氛中。白天听不到的一些声音,忽然从街的深处跑出来,如夜风吹动一片纸屑的“沙沙”声,一头夜游猪的鼻息声,某人穿过漆黑的街道时,远远近近的脚步声。在夏季的半夜,有人被热得睡不着,便走到街中央的方井,吊起一桶水冲凉,我被“哗哗”的泼水声惊醒了,未几,一切归于寂静。这时候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,是从街上传来的流水声,街的石板下面有一条小沟(我们叫阴沟),那水从山上流下来,经过整个小镇,一年四季不息。多少个夜晚,白色的月光从窗子洒进来,我辗转反侧,听着水轻轻地流动。

然而,晚上并不是一直这样安静。对面的邻居阿细,总是提醒我和弟弟,我们住的房子里有女鬼,他是在暗示死去的女房主。他问我:晚上有没有碗盏碰动的声音?那是鬼在吃饭。如果汤果煮熟后变红,那肯定是鬼摸过了。还有,晚上点的电灯,明明没有风吹,会不会突然来回晃动?我明知阿细在吓我们,潜意识中,却很留意各种动静。在我努力的观察下,阿细所提到的事,似乎一一在我家发生过。我将信将疑,却也不是很害怕,因为我大人不相信鬼,况且我也没有确实地看到过鬼。

对于我来说,晚上听到的最骇人的声音,是人的惨叫,“啊……啊……”那是人被折磨时发出的叫喊!这断断续续痛不欲生的惨叫声,来自街的一角——一幢专关“四类分子”的房子。听大人们说,这些地主、富农乱说乱动,记变天账,妄想叫贫下中农吃两遍苦,所以要对他们专政。我想到批斗